

承先啓後

TZU CHI FOUNDATION

身心靈的魔法師 曹汶龍

口述：曹汶龍 整理：高芳英 編修：高芳英

原本富裕的四川，
因為一場災難打亂鄉民的生活，
突然間大家受不了這種悲傷；
透過我們及時膚慰，解除他們身心靈的陰霾。



【曹汶龍小檔案】

二〇〇五年受證慈濟慈誠，法號濟禧。一九九六年自三軍總醫院退休，受到證嚴上人建慈濟醫院時的困難和堅持而感動，曾服務於花蓮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二〇〇二年再度回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並投入海內外的義診和訪視工作。二〇〇八年五月參與四川賑災第三及第十四梯次醫療團。

TZU CHI FOUNDATION

我曾經有多次海外義診經驗，看到四川發生這樣的世紀大災難，提起一分醫療人員的責任與使命，立刻把握因緣報名參加賑災團。

五月中抵達四川時才知道，第一梯次賑災團到的時候，還沒有設醫療站，協調組還在努力和當地領導溝通；經過大林慈濟醫院簡守信副院長（註一）和協調團隊用心與相關單位協調，第二梯次開始設立醫療站；第三梯次我們隨團攜帶需要的藥品前往。

這梯次的醫護人員比較多，加上前一梯次留下來的，總計有十七位醫師。因為前兩梯的人員已初步瞭解當地的情況，知道需要什麼藥，所以帶了充足的藥品。當我們一到洛水醫療站，馬上就為鄉親們看病，而且有藥師幫忙配藥。

從成都到洛水的路面，都是坑坑疤疤的，沒有一條平坦路，因為要避開路面的坑洞，車子行駛起來上下晃、左右晃。沿途我們看到的都是倒塌的房子，所以還沒有到定點已經被晃得頭暈眼花。

克難中送溫情

洛水的熱食和醫療站其實是很克難的，我們從旁邊水溝汲取豐沛的水

源，接一條管子送水過來洗菜、洗碗；臨時搭起的棚子，牆壁是宣傳的看板所組成，就成爲我們看病的簡易房子，裡面有一張桌子當作配藥的地方，還有幾張看病用的診療桌。另外搭了八個小棚子，可以遮陽避雨，孩子和師兄、師姊可以在這裡活動，另一邊則是煮熱食的臨時廚房。

所有的設備都很簡單，但在這裡上演著一幕幕感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有位八十多歲的老居士，每天早上和下午都來排隊打飯，每次都排在前面一、二個，他坐在那邊等候時，就會盯著掛在柱子上的「靜思語」。他每次都拿五、六個飯盒，我們會關心地問：「家裡人多嗎？這樣夠不夠？」他說，到這裡要走半小時至一小時的路，他要幫忙拿給鄰居的老人吃。後來，他還特別用毛筆很工整地寫了一封信，來感恩慈濟人。

洛水鎮舉目可見傷痛流淚的災民，來醫療站就診的大都是傷口結痂不良、腸胃不適、蚊蟲叮咬和筋骨痠痛等問題，只要開藥給他們服用後，都能很快解決病痛。但是母親失去孩子的痛，哪怕是發給了米、油，她們還是無心去做飯，心想要做給誰吃啊？有時候，勉強提起精神，但一想起孩子就又放棄不做了；這時候我們的熱食，給她們很大的慰藉和溫暖。

醫療站也是災民宣洩情感的地方。一群傷心的家長常常聚集在倒塌的學

校旁，中午，我們會去問他們累不累？要不要吃點東西休息一下？一位媽媽表情憂傷地把孩子的照片放在身邊，到醫療站找精神科護理師做心靈輔導。

安撫這些傷心的母親，小志工發揮很大的功能。他們有許多同學都在地震中往生了，對於同學們的媽媽，小工會去抱抱她、關懷她，安撫的力量有時候遠超過我們。

療癒不安的心靈

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畫面，是洛水小學前面有非常大片的帆布鋪在地上，上面散落著留有蠟燭燃燒痕跡的磚塊，旁邊還有一些破爛的舊衣服。聽孩子說：「當時房子倒塌後，從瓦礫下搬出來的屍體，就放在地上當場做公祭。」他們講著講著，都會不自覺地落淚。

地震發生當時，這些孩子有的還沒進教室，有的在驚慌中逃出來，看到教室倒下後，斷牆瓦礫上散落著同學的肢體，可以想像心裡是多麼地驚恐。所以孩子們不敢再進學校，我們就陪伴他們回到現場，引導他們將埋藏心裡的危害講出來，盡量用正向的疏導，給予適時的安慰。

江國誠護理師很懂得孩子的心理，他帶著一、二十個孩子，給他們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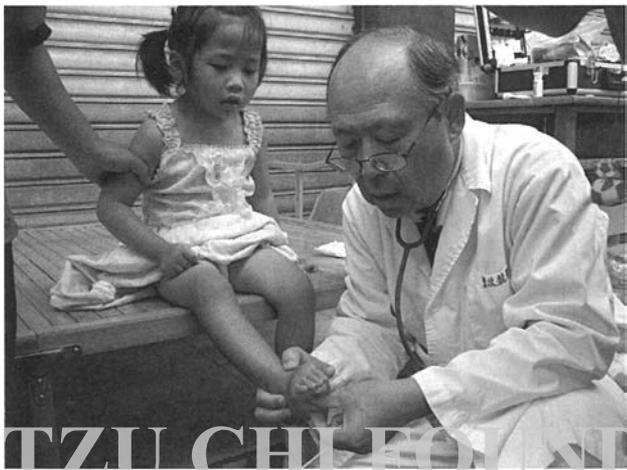


洛城村慈濟醫療服務站，曹汶龍醫師和小志工互動。

紙將心裡的感覺畫出來，做一些心靈分析。有一個孩子畫兩隻黑黑的手，代表黑暗；因為他住的地方，地震時工廠倒塌，房子坍塌造成的灰塵，讓附近地區變得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到。另一個孩子畫的是有人在哭泣掉淚，旁邊伸出一隻手，是紅色的，那是慈濟的手來幫忙他。所以從繪畫中看得出孩子心裡的悲或喜，再對症下藥去膚慰。

對小志工進行心靈關懷時，我會集合他們一起唱歌、抄寫歌詞，

譬如「和風慢慢的走過園林，為花木帶來無限溫馨，靜思精舍響起一片，響起一片感恩；細雨輕輕的走過草園，為大地灑下無限滋潤，靜思精舍響起一陣，響起一陣感恩……」（註二）藉由這樣的方式，小志工們不但將詞曲的意思寫到心坎裡，也一起唱出感恩心。



在永興公園慈濟醫療站，曹汶龍醫師為小妹妹做神經反射的測試。

覓苦往診親膚慰

本來醫療站的看診時間是「整天」，但我們觀察三天以後，發現下午來求診的鄉民比較少，經過開會討論，可能有些住在帳篷裡的長輩或傷殘的人來不了，我們覺得可以抽出下午的時間安排往診。決議後，午後留下一位醫師

駐診，其他的醫護、訪視志工和當地小志工，到需要關懷的帳篷區去，結果發現很多不同的狀況，包括罹患腫瘤沒有持續治療的，骨頭斷了卻隨便接一下，沒有好好包紮的；我們會輔導轉介腫瘤患者就醫，也把患者受傷部位的石膏拆開來換藥。

我們還會到附近幾個帳篷區裡，詢問那邊的人需要什麼協助？然後一一記錄下來，回到醫療站後，就知道哪一位爺爺需要換藥？哪一位奶奶

需要包紮？還有哪幾位需要送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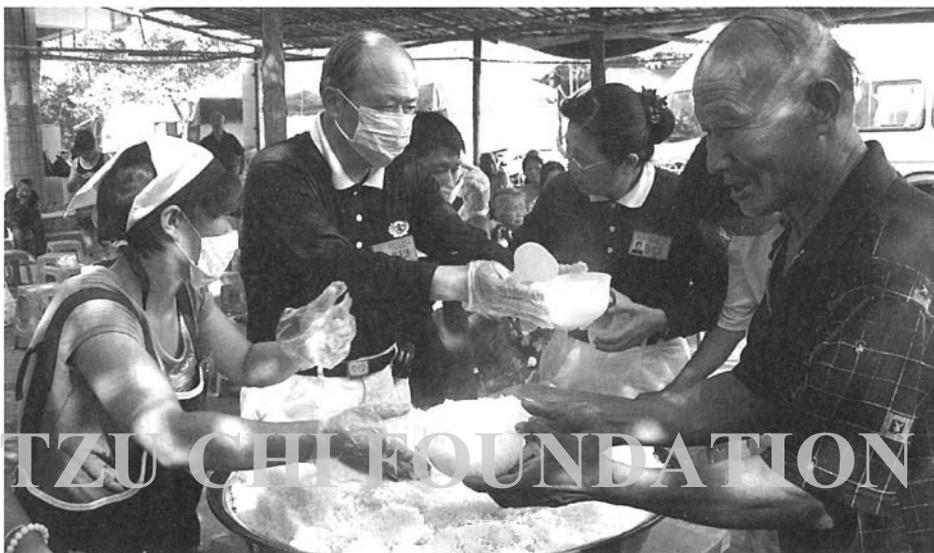
我記得，有一個中學生聽說某間養老院的房子倒了，就跑過來說，希望我們去看看能不能幫忙；雖然地點稍微遠一點，我們知道以後，還是立即到老人們暫時居住的帳篷區去關懷。

進到帳篷區時，看到磚頭上鋪著木板，那是他們睡覺的地方，於是我們送去毯子讓他們保暖。去的時候會先找當地的負責人，其實他們都曉得慈濟在當地做的事情。我靈機一動說：「我們是醫生，因為這裡距離醫療站有點遠，交通又很不方便，主要是來幫老人家看病的。」當我這麼說之後，就比較容易溝通了。

經過負責人允許，我們馬上為長輩們看病，經過診斷後發現，老人家普遍有腹水、頭暈的現象，由於沒帶藥品出來，就拿一張紙寫下病歷，包括患者的名字和身體狀況等等，都詳加記錄。這樣的制度以後就接續下去，回醫療站後趕緊請藥師配藥，再請另外一位醫師也前去了解，並將藥品送過去。

身心靈的魔法師

有很多記者跑到醫療站來採訪我們，我好奇問：「你們怎麼知道慈濟這



中午來領熱食的人很多，曹汶龍醫師會放下聽診器，幫忙打飯和維持秩序。

個點？」他答：「只要聽到哪邊有歌聲的地方，循著歌聲就能找到。」我們帶動孩子唱歌，也播音樂，帶他們做活動，希望讓這裡變得溫暖，大家就能早日遠離悲傷。

中午來領熱食的人很多，我會放下聽診器，幫忙打飯和維持鄉民們排隊的秩序，記者們看到了，問說：「可不可以幫忙？」於是就讓他們戴上手套和口罩幫忙打飯，讓他們親自把熱食放到鄉民的手上。這群記者身體力行後，感受到慈濟對鄉民關懷方式的親和力，有感而發地說：「你們這麼做是最道地的，將災民最

需要的直接送到他們手上。」

看到傷感的事我就會流淚，尤其常常被慈濟人的行為所感動；這次賑災的經驗，讓我更能體會上人的悲心。想到上人的堅持，從慈濟人第一次做大陸賑災到這次四川大地震，那種毅力與勇氣，給我很大的感動和力量。

想起在大林慈院慶活動時，大家合唱的歌《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裡面的一段歌詞：「立地藏王菩薩的願，但願眾生得離苦；發觀世音菩薩的心，但願愛心廣大無邊，發心、立願，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相信在這塊受傷的土地上，可以成就許多發心立願的菩薩，我也希望自己能發揮專業，如魔法師般讓所有身心靈受創的人得到膚慰，很快從傷痛中站起來。

註一：簡守信醫師，現任大林慈濟醫院院長。

註二：出自慈濟歌選《感恩》一曲。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放下心中的遺憾 石明煌

口述：石明煌 整理：黃玉慈 編修：黃玉慈

我緊握住他的小手，
一路上，他陪著我們一起關懷鄉親，
醫療站成立後，他便成了我的最佳拍檔，
我的第一位翻譯小志工。



【石明煌小檔案】

二〇〇五年受證慈濟慈誠，法號濟煌。桃園縣人，現任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院長、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積極推動花東地區醫療合作，建構社區醫療網。自二〇〇四年首次參與國際慈濟人醫會前往印尼義診後，便多次參與國際人醫義診，此次參與四川賑災第一梯次醫療團。

TZU CHI FOUNDATION

我記得在五月十八日志工早會時，向上人請示，希望醫療團隊能夠前往四川，當時尚未決定能否成行。沒想到在幾個小時後，就接到精舍師父的電話，指示可以出團了，當時我非常的興奮，於是準備隨時出發。

真正確定出團的日子是在五月二十日，我們準備了將近每天五百人份的醫療器材和藥品。所有人員在關渡人文志業中心集合，出發前，我們接到一個訊息，之前空運到四川的藥品被海關暫時查扣。所以我們決定每個人帶一些放在隨身行李中，但這樣的量僅有原本估計的十分之一而已，雖然此行還不确定可不可以做醫療，我還是帶著醫師袍，穿著「藍天白雲」的慈濟制服，前往四川。

等你們是應該的

到香港的時候，因為我們當中有很多團員沒有台胞證，而有台胞證的也都還來不及簽證，就一起出團了。當時成都機場臨時決定不接受落地簽證，沒有辦法入境，我們就無法直接飛往四川，機場人員了解我們是去救災，所以很快地協助辦理台胞證。

那時候，飛往成都的班機剛好延遲一小時，我們一邊辦台胞證，一邊打

電話回花蓮求援。到了登機時間還無法登機，等了好久，終於辦好證件，飛機已經又為我們而延遲了三個小時。

上飛機以前，大家都覺得對其他乘客很不好意思，耽誤他們太多時間，所以想了好多向人家道歉的話，結果沒想到，當我們一上飛機的時候，所有的人看到我們身穿藍天白雲，紛紛致意說：「等你們是應該的！」

破冰之旅

到了成都機場，出關的那一刻，已是隔天清晨一點半，感恩海關人員的協助，讓我們順利通關，所以才剛踏上四川這塊土地，心中已經開始想念起那些還留在台灣無法攜帶過來的藥品。

當我們抵達的時候，雖然慈濟已經在羅江縣金山鎮設立第一個熱食供應站，我們的任務還是希望能在當地做醫療義診。

一早，有一組人持續到金山鎮為災民提供熱食，我和另一組人則前往什邡市洛水鎮。到了洛水，眼前盡是一片死寂，大部分房子倒塌，街道上也沒有人走動。我們找到當地領導，說明來意之後，他便帶著我們四處看看，以便了解目前的一些狀況。



醫療站成立，慈濟志工帶動鄉親們投入志工行列，祝福祈願一起共度難關。

我與台中慈濟醫院莊淑婷副院長來到一處住滿回民（伊斯蘭）的帳篷區，因為還沒有辦法做醫療，所以先從關懷災民們的生活做起，看看他們身體的狀況。其中遇見幾位紅光滿面的災民，莊副院長便拿出事先準備的血壓計幫忙量血壓，結果數據都太高了。詢問之下才知道，原本服用的藥，都被埋在瓦礫堆中，無法取得，我們徵求領導的首肯，拿了此藥給災民服用。

同行的師姊隨即邀請災民走出帳篷，一起學唱「祈禱」與「一家人」的歌曲，並帶動大家學習手語，歌聲瞬間傳唱開來……就這樣，我們一連走了兩個帳篷區；一

方面關懷受創的災民，一方面協調組的師兄、師姊再與領導溝通，是否能進一步為災民做醫療方面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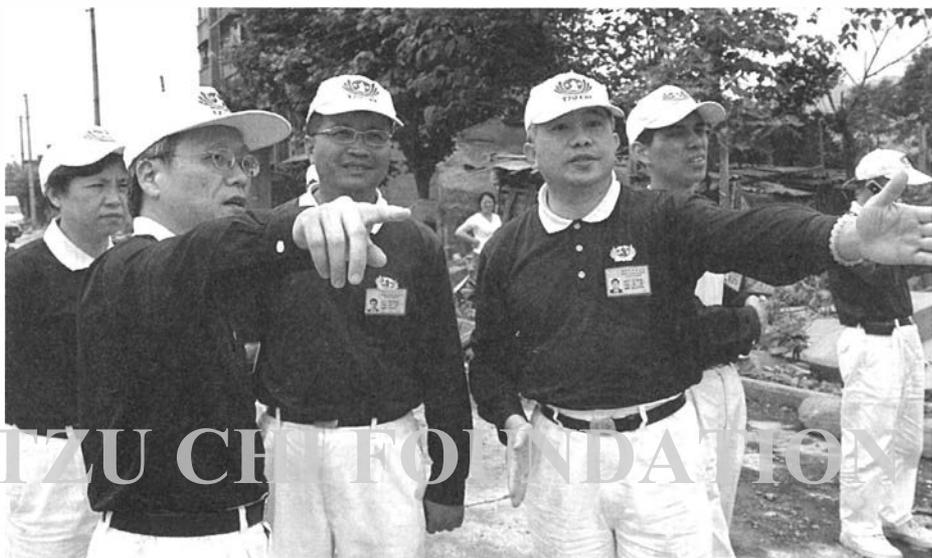
這一路的關懷與真情的付出，讓領導感受到我們的誠意，我想這也是他們能接受慈濟在當地設立醫療站一個重要的前景，等於是破冰。回到集合定點後，我們終於如願可以在洛水二小（什邡市洛水鎮洛城小學）設立慈濟醫療站。

我的最佳拍檔

突破了設立醫療站的困境，但緊接在後，醫療上的專業問題就開始浮現，首要克服的就是語言；因為四川話我們聽不懂，看診時必須透過翻譯才能了解，因緣讓我遇見了一位名叫蕭偉的小朋友。

記得那天我們在回民帳篷區關懷的時候，莊副院長正好拿「靜思語」書籤和孩子們互動，排在後頭的蕭偉也抽了一張。我們一一解釋給孩子們聽，一旁的蕭偉卻早已淚流滿面，我試著安慰瘦小的他。

離開回民帳篷區，我們正準備往下一個帳篷區走去。這時蕭偉跑了過來，牽起我的手說：「我應該叫您什麼？」我告訴他：「男生稱師伯；女生



大林慈院簡守信副院長（左）、花蓮慈院石明煌院長（右）正在與領隊張益城師兄（中）說明醫療服務站的位置。

稱師姑。」過了一會兒，他對我說：「師伯，我知道我要怎麼做了！」

他突然冒出這些話，讓我想要回頭再跟他說話的時候，不覺哽咽，心想：「爲什麼一個才十歲大的孩子，看完靜思語後，竟然如此感動，而且可以立刻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我緊握住他的小手，一路上，他就跟著我們一起關懷鄉親，等到醫療站成立後，他便成了我的最佳拍檔，也是我的第一位翻譯小志工。

接著我們在永興公園設立第二個醫療站，我便前往服務

鄉親。當時蕭偉還在洛水二小的醫療站當志工，但他還是每天來看我，陪了我好多天，讓我很感動。面對在苦難中長大的孩子，我想，他將來一定會很有出息，就像他抽到的靜思語：「人生並不一定球球是好球，但是有歷練的強打者，隨時都可以揮出強棒。」

雙方締結姊妹院

沿路我們總是希望能和當地人多結一分善緣，比較特別的是與什邡市人民醫院簽訂姊妹醫院。和人民醫院的因緣是因為什邡市的黃劍副市長，他在市政上主管醫院業務，曾經到過花蓮參訪，因而結下這分好緣。

地震後，慈濟在第一時間投入災區，膚慰災民和供應熱食，讓黃副市長印象深刻，他特地邀請我們到人民醫院去看看。一到醫院，看到整棟建築物的結構嚴重受損，從走廊上望過去，牆上震出裂縫，天花板也塌陷下來。

副市長說：「五月十二日，我正準備主持國際護士節的會議，活動在兩點三十分開始，地震卻在二十八分的時候發生，現場頓時引起一陣騷動。」驚覺這次的災難應該很大，於是他向與會的護理長和護理主任說：「請大家先回到自己的醫院，在工作崗位上做好準備。」由於立刻布達訊息，所以各

醫院的動員非常快。地震之大，使得人民醫院的大樓已經無法使用，病人都被挪到外頭，但是晚上偏又下起雨來，護理人員只能幫忙打著傘，讓醫生為病人開刀。院方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外界送來了許多的急救藥，但時間一久，才發現慢性藥的短缺。

在了解醫院的情況後，我們決定和什邡人民醫院締結為姊妹院，餽贈藥品，補足缺藥的需求；另外也能把慈濟醫療站比較嚴重的病人轉送過來。我們就在醫院唯一一間沒有倒塌的辦公室裡，簽訂醫療合作協定。

寶光寺祈福

二十九日上午，我們受邀前往成都寶光寺參加賑災祈福法會（註）。該寺距成都大約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抵達後，現場諸山長老雲集，鐘鼓齊鳴，香煙繚繞。

我們見到國家宗教局的齊曉飛副局長和主管台灣事務的國際司徐遠杰司長，他們曾經來過台灣參訪，彼此非常熟悉。局長看到我們很開心，說道：「石院長，等一下請你講一、兩分鐘。」乍聽致詞只有一兩分鐘的時間，拿出原本準備的講稿，整整需要十五分鐘。突然心裡開始掙扎了起來，心想：

「這是莊嚴的祈福法會，一、兩分鐘要怎麼講呢？」只好現場即時擬了一份內容精簡的手稿。這時與我同行的王維洲師兄感覺我心裡不是很鎮定，便對我說：「院長，誠意最重要。」當下他的這句話，讓我頓然覺得：「對，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他這句話無疑是顆定心丸。

祈福過程中，原本晴朗的天空飄起毛毛細雨，殿中諸山長老與信眾依然站在露天的廣場，為災民們誦經祈福，我感覺這是一次很特別、很殊勝的因緣；致詞時特別提到：「慈濟走遍世界近七十個國家去救災，對於中國政府在四川地震後所展現愛護人民的心與全力動員的效率，我們上人感到由衷的敬佩。」我也分享了慈濟在金山鎮與洛水鎮這兩個定點的現況，和未來中長期援助的方向。這時，雨停了，現場寂靜無聲，一片祥和，似乎只聽到自己的心跳，願這分至誠祈禱的心念，上達諸佛聽。

放下心中的遺憾

回到台灣，向上人提起在九二一地震時的遺憾：當時我在另一家醫院服務，院方負責東勢地區的醫療救護，當時的作法是指派同仁，用輪班的方式，因為自己沒有機會到災區付出，許久以來心中一直懷著這分遺憾。

所以當四川發生大地震後，我一直希望醫療團隊能夠到災區發揮良能，為鄉親服務。如今從四川歸來，想起在五月十八日志工早會向上人請示的經過，感恩上人，讓我有機會到災區，隨著一天一天的付出，讓我把心中的遺憾放下了。

註：中國佛教界為汶川地震災區祈福追薦賑災大法會。

TZU CHI FOUNDATION

懷悲心行向苦難處 張文郎

口述：張文郎 整理：陳熿娟 編修：高若英

很多災民都遭逢屋倒、受傷，甚至家人往生；將心比心，他們在經歷這麼大的打擊後，還能走出來當志工，真正需要很大的勇氣。



【張文郎小檔案】

法號濟哲，一九九一年受證慈濟委員，一九九二年受證慈誠。一九九二年大陸華東水患時，開始參與國際賑災；歷經九三年湖南湘西水災，九五年開始承擔賑災總協調，多次參加先遣工作團隊，國際慈善腳步未曾停歇。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後，深入災區進行勘查、救災協調、物資發放等事宜共九個梯次，停留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

原本預定五月十四日要去美國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同修師姊提醒我：「我們要去美國那麼久，要向上人告假！」於是在四月底，我倆回花蓮靜思精舍向上人告假，也讓德融師父知道我的行程。沒想到，幾天後四川大地震就發生了。

發生大地震的隔天早上，接到德融師父的電話，詢問我什麼時候出發去美國，多久回台灣？師父說：「你參加完兒子的畢業典禮後，即刻回來，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隨時要待命出發。」在美國的那幾天，心裡想著要早點趕回來，可是旅行社說如果要提早就沒有機位，只能盡量提前到五月底或六月初。確定六月二日回程日期後，立即讓德融師父知道。

把握因緣募心募款

抵達美國後，從電視上看到台灣第一梯次四川賑災團啟程出發；從電子郵件得知，全球慈濟人都動員起來，在各社區展開街頭募款，愛的接力已經啟動。這麼大的災難，動員這麼多人，我卻遠在美國，感覺整顆心都懸著；當時想：「即使無法回台灣參與街頭募款，也要想辦法在此地募心募款，為四川的災民盡一分心力。」

於是，把握在密蘇里州和朋友餐敘的機會，與在座的友人分享這次的大災難及慈濟人的動員，結果有人很慷慨地捐了八千美金。有了這次的好因緣，感覺內心踏實多了；之後，我只要見人就向他們募款募心，後來陸續有許多朋友，包括一位榮董都慷慨解囊，一共募得美金四萬多元。愛心不分國界，讓人感到安慰，也印證了「大愛無國界」的真正意涵。

六月二日回到台灣，立刻向德融師父銷假。四日，接到花蓮本會宗教處的電話，說上人很慎重，要為第五梯四川賑災團做些叮嚀，希望我與陳金發師兄、張益城師兄五日上午回情舍一趟。因為前幾梯次我來不及參與，所以對於災區完全沒有概念，聽完上人的慈示，再加上陳金發師兄的分享與傳承後，了解整個災區狀況。會後，直接轉往關渡人文志業中心與團員集合，眾人聆聽上人視訊向大家叮嚀後，隔天一大早，出發前往四川災區，加入第五梯次的賑災團隊。

雖然之前沒能來得及參與，但在美期間，從電視上看到無所求的慈濟人在機場進出的整齊之美，讓人攝受感動，也聯想到台灣九二一地震及二〇〇三年伊朗大地震的救災經驗，腦海中浮現出一幕幕災區可能發生的狀況。真正進入災區，看到志工在當地的人文團康帶動、熱食站提供熱食及醫療站

的義診、往診服務，讓我深刻感動，慈濟多年的急難救助是依當下的需求調整，這次賑災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導入慈濟人文來啟發愛心，並且接引當地志工，一起投入為受災鄉親盡點心力。

克服萬難增定點

感恩前幾梯次的師兄師姊打下良好基礎，讓我們與鄉親之間，建立很好的互動模式。在災區裡最令人感動的是，地震後到這裡服務的小志工及當地的香積菩薩。特別是小志工會主動依活動組、機動組、醫療組、環保組及生活組等功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負起責任，譬如醫療組會先排好椅子，招呼爺爺奶奶在義診時排隊坐好並協助翻譯，給了賑災團很大的幫助。

其實，很多當地志工都是屋倒、受傷，甚至家人往生的災民；將心比心，在經歷這麼大的打擊之後，還能走出來當志工，需要很大的勇氣，這是令人動容的地方。

原來在洛水鎮的永興公園及洛水二小設有熱食站及醫療站。十六日我們接到綿竹市漢旺鎮宗教局的電話說，那裡帳篷區的鄉親百分之八十是半夜從山上被迫撤離家園，大約兩千戶家庭，一個多月以來，一天只吃兩餐稀飯，

已經很久沒吃到白米飯，希望慈濟也能到漢旺鎮武都村帳篷區設熱食站。

我們趕到漢旺探望的那天下午，下著大雨，帳篷區的臨時廚房滴著小雨，地上很泥濘。看到一位佝僂著身軀的老奶奶，背著孫子正在煮菜粥，她們過去一個多月來都吃米粥，肚子受不了，想煮些不一樣的東西給孫子吃，看了讓人於心不忍。

那時我們已設有三個熱食、醫療點，要從中調出人手多支援一個點，又不影響原來的作業，經過協調評估，再向上人請示。上人慈示：「只要有需要，人力也足夠調度，就趕快設站支援。」所以在人力無虞下，我們就接下綿竹市漢旺鎮武都村這個點，由原來兩組定點的香積抽調兩、三個人來協助，並請村長調度人力、解決整地、協調水源及安裝電力等問題。

十七日，準備進行新點供應熱食及下梯次的交接事項，可是現場地面泥濘，水源不足，電力又不夠的問題，加上緊急設站的緣故，使用舊的蒸飯機，米與水的比例不對，所以煮出來的乾飯成了粥，簡直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還好鄰近的棚花村熱食點，兩地相距半小時的路程，當發覺蒸飯機出了問題的時候，緊急打電話給棚花村的香積組，請他們將煮好的飯先載過來，才解了燃眉之急。

很感恩頂新集團的師兄、師姊，準備不足的器具都由他們支援。於第六梯次結束的前一天，所有問題協調就緒，雖然有點手忙腳亂，但漢旺的熱食醫療站終於正常上線，即時服務了將近兩千多位鄉親的午、晚餐及醫療。

記得那時我們還住在成都的酒店，距離關懷的災區車程約兩小時，容納空間有限，雖然吃住方便，但缺乏開會和視訊連線的會議室，上人希望我們能找一個更適當的地方，便於兩地視訊。第五梯次結束後，我們開始做準備，找到廣漢的「三星堆酒店」，一切都符合我們的需求，可以容納近二百八十人，從六月十三日起大隊就進住，飯店的服務人員受到慈濟志工潛移默化的影響，後來也加入到災區服務。

援建寺院好因緣

第六梯次時，本會宗教處傳簡訊來說，希望我們能去評估當地寺廟倒塌的情況。趕緊與當地宗教局聯繫，希望他們能提供有那些寺廟是急需援助的。

而援助的第一座寺廟「廣化禪院」，可謂不可思議的因緣。

隔天一大早，在棚花村醫療站與當地志工聊天，問起一位村民：「老菩



協調與營建團隊一起勘察希望工程環境。圖為張文郎師兄（右）、黃玉增師兄（左一）、林錦全師兄（左二）。

薩，您要看病嗎？」她回答：「我住在山腳下的寺院裡！因為寺廟都倒了，所以出家師父與在家居士都住到簡易帳篷裡；帳篷後面是一條排水溝，從地震後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因為濕氣重，師父們都睡到腰痠背痛，所以今天才來求診。」我即時把握因緣，問老菩薩寺廟離這邊遠不遠？她說大約十五到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馬上請她帶我們過去關懷。

位在山腳下的廣化禪院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木造的建築幾乎全倒，住持廣海法師從帳篷區走出來迎接。法師帶我們在院區繞了一圈，介紹周圍受損環境，因為連

續下了好幾天的雨，泥濘的路非常不好走；來到倒塌的齋堂與工作間，以前他們在這裡製作果糖販售，也種些菜自力更生。法師說：「你們來之前，帶路的居士來電話說，要帶台灣的慈善團體過來探望，我心想，那應該是『慈濟』吧！」聽了覺得很驚訝，就請問法師怎麼知道慈濟呢？法師說：「曾經看過上人的書，也知道慈濟在做骨髓捐贈。」

以前這裡的一樓是養老院，寺院倒塌後，老人家住進帳篷區，因為氣候太熱受不了，已經請老人們先行回家去。法師希望能讓他們有個安身的地方和一間可供修行的大殿。經請示上人後，上人慈示請營建組的師兄前去勘查，現場丈量規畫，並叮嚀大殿要修建莊嚴，讓大家有禮佛共修的地方。上人為佛教、為眾生的師命，在受災的國度中展現出希望。

有了第一座寺廟的援建機會，經過評估，選定六座寺廟，最後增加到九座。總覺得因緣真的很不可思議，上人的慈悲願力，想要做什麼，冥冥中就有這樣的緣來圓滿。

關懷陪伴見成果

大家不要小看一個熱食便當、一個義診團隊，因為有這些因緣延續到

寺廟與學校組合屋工程，以及災後的重建規劃和硬體建設，過程中將把慈濟人文的精神帶入，在在啟發他們的生命教育。所以每個當下都是一顆種子、一段好因緣。如寺廟援建可以讓當地的佛教徒，在慈濟人身體力行中見證到「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的奉獻精神，體悟慈悲本懷，投入更多心力，用行動利益人群。

我們長期在四川服務鄉親，每梯次都能從磨合中達到圓滿交接，也要感恩當地的領導給予的協助，但往往他們也是需要關懷陪伴的對象。在災後的那段日子，領導的心也焦慮不安，要處置的事情太多太忙，就像洛水鎮的尹書記，也是房子全倒的受災戶，晚上都睡在車上，災難發生後的那些日子，除了忙著張羅救災物資，又要面對很多受難孩子家長們的情緒，進行安撫協調，緊張忙碌神經緊繃可想而知。慈濟人在這時發揮很大的安定力量，成爲當地領導可依靠、相互打氣，一起爲膚慰、協助鄉親災後重整家園的好朋友。

當地領導都很有同理心及耐心，願意傾聽家長的傾訴，給予安撫。曾經有位領導說：「鄉親們親口告訴我，真的要感恩慈濟人的大愛精神，讓我在心情最低潮的時候，感受到大家對我們的關心。」



張文郎師兄（左）、楊冠新師兄（中）和洛水鎮副鎮長尚海（右）討論物資發放事宜。

因為慈濟最早進駐洛水鎮，整個撫慰的工作能在第一時間發揮功能，讓原本慘澹悲戚的氣氛緩和許多。所以鎮長及書記在與家長溝通的過程中最理性，氣氛最平順。有一次，我們去拜訪綿陽市副市長時，他說：「洛水鎮長和書記最聰明了，災後第一時間就知道要去找慈濟來幫忙。」因為慈濟人能

安定大家的心，心若能定下來，就什麼都好談。

菩提新芽從地湧

午後小志工趙澤峰帶著我們做往診家訪，田園小徑只能步行，那七、八箱的醫療物資怎麼辦？他就趕緊跑回去，把爺爺的小三輪車騎來幫忙載運。澤峰會主動協助地點設醫療站，找需要看病的鄰居。而他媽媽因為生病，臉頰外貌微斜，因此常被同學取笑，造成他自卑的

心理，不聽大人的話，常藉機跟媽媽吵架。

這次地震的因緣，有機會來做志工，在師兄師姊的開導互動下，讓他打開心房，懂得行善、行孝，原本叛逆的他，變得乖巧而懂事。我們也知道澤峰的心結，藉由當天往診活動，營造溫馨氣氛，引導他為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獻上蛋糕，奉上茶水，舉手投足間，表達他心中的感恩，大家都能感受到他的改變與成長。

在設熱食點及醫療站的服務過程中，有人從電視媒體上知道慈濟在四川什邡市洛水鎮、遵道鎮棚花村、漢旺鎮武都村所設的點，不斷有很多從當地及成都志願來的志工，主動加入行列，做得深入又法喜，當地志工的能力好又非常精進，藉此將這些新發意菩薩接引編入工作團隊，往後家訪及面對當地的法規、語言、民情習俗方面都需其協助，當地的志工種子從地一一湧出，正是上人的期待。

懷悲心行向苦難處

以往慈濟的賑災發放都是由一個人承擔，如果遇到雙方協調破裂，單靠個人思維來應對無法周延，無形的壓力隨之增加；這次和過去最大的不同

點是，結合四、五位經驗豐富的師兄師姊組成協調團隊，集眾人智慧共同運作，面對廣大受災鄉親，醫療愛的接力等後續協調事項才得以一一克服。大家有共同的悲心、相同的使命，苦鄉親之苦，以鄉親的需求為優先考量，期盼他們早日重整家園，過全新的生活。所以協調組是最好的搭檔；也因為這樣的組合，在和當地領導溝通協調時遇到瓶頸，都能很快地達成共識，讓他們感覺到我們是有效率、有組織、又有愛心的團隊。

此次震災受創嚴重，救災事項繁雜、協商時間緊湊，若僅靠一位總協司能沒法考量周全，此次以協調團隊來運作，更加圓融細膩。大家從經驗中學習溝通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和當地官員結上一分好緣，彼此分享慈濟人文，期待不久的將來，他們都是人間菩薩招生的種子。

這幾年來，參與國際賑災發放協調遇到困難時，內心總會這麼想，如果上人遇到同樣的問題時，會如何處理？每想及此，遇到的瓶頸和難題就能釋然了。上人曾叮嚀：「他們沒有邀請我們來賑災，是我們自己要來的啊！」所以不要抱怨，要有耐心，要更謙卑，付出無所求的同時，還要說感恩。如果與當地領導協調有落差時，想到這句話隨即轉念，調和聲色，放下身段再溝通時，即能圓滿達成。

記得在一九九六年湖北賑災時，上人曾經叮嚀：「每到災區一定要先把悲門打開，才能在災民的苦難中見苦知福。」參加這麼多次國際賑災，每次見到災區的困境差異不大，深怕自己會有麻木不仁的感覺而錯估初勘結論，影響到發放。但只要悲心打開，就能直覺感受到每個人所受的苦難，以同理心去關懷、膚慰他們傷痛的心靈；體會到人傷我痛、人苦我悲的情懷。

多次國際賑災經驗中，深刻領悟上人的悲心與智慧；所以把每次賑災都當作是第一次，出發前將心先歸零，到了當地看到村民們的苦難，就能自然地觸動自己的悲心，有了這樣的感動，身段就會柔軟下來，也更能以同理心去膚慰，讓他們早日走出傷痛的陰影；每當遇到難以溝通的對象，也能身段柔軟耐心傾聽，用「慈濟面霜」（註）溫言軟語地讓他們感受到慈濟大愛是無遠弗界的。

註：慈濟面霜是指與人相處要隨時注意自己的表情是否親切，使人容易親近。

TZU CHI FOUNDATION

震動大愛 羅美珠

口述：羅美珠 整理：李惠玲 編修：李孟涵

聽當地鄉親陳述地震時，
有些爸媽爲了保護孩子，犧牲了；
有的老師被挖出來時，是拱著身體保護學生而往生的；
這次川震中我看到可貴的人性光輝。

【羅美珠小檔案】

一九八三年受證慈濟委員，法號靜珠。經常在各急難事件中身處最前線。二〇〇三年SARS疫情最嚴重時，每天駐守於台北市和平醫院前，為被隔離醫護人員及民衆提供支援，並代為向媒體傳達其心聲，膚慰了無數人不安的心。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參與第三梯次賑災團負責訪視關懷組，服務定點在什邡市洛水鎮洛城村。



TZU CHI FOUNDATION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四川大地震，震驚了全球，看到電視上，當地政府和解放軍把握黃金七十二小時，在被震毀的瓦礫堆中，搶救生還者的畫面，讓我想起台灣的「九二一」，那時災區滿目瘡痍、觸目驚心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我的腳雖然痛，走路一拐一拐的，但還是期盼能有機會投入四川賑災。

就在川震一個星期後，接到精舍師父的電話，通知我去四川，我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等待出發的期間，密集地醫治腳傷，好讓自己健康地在四川傳達上人的愛心，膚慰擁抱那一顆顆驚惶的心。

衆苦現前難行能行

我們是第三梯次的賑災團，這次幾乎都是醫護人員，還攜帶了大批醫療用品；台灣去的關懷組只有我和新竹區的一位師姊。當我們到達四川成都的飯店時，已是晚上十點左右。第二梯次的師兄、師姊早已在那邊等著和我們交接，當時的大林慈院簡守信副院長風趣地說：「第一梯是筆路藍縷，第二梯是承先啓後，第三梯就是要去發揚光大。」他的話讓我思考著，在這片災難的土地上，如何讓慈善的種子發揚光大呢？會議後，夜已經深了。

隔天早上七點不到，大夥整齊集合準備參加志工早會，在災區能透過視訊和上人連線、看到上人，內心格外感動，上人的法是我一天最好的精神食糧。我們從成都出發，兩個小時後抵達關懷的地點——洛水鎮洛城村附近的兩所小學。到達時，等候的小志工們，因為剛送走培養了八天感情的師姑、師伯們，離情依依，又要迎接不相識的我們，看起來都是一臉無奈的表情。這時一聲清亮的聲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第二梯次留下來、在大愛台擔任廣播主持人的葉育鑒師姊，用她熱情、甜美的聲音呼喊：「來！師姑師伯早上好。」一聲聲的問候帶動也拉近了彼此距離。看著眼前的這些小志工們，經過這麼大的災難，一定遭受很大的創傷，卻勇敢地站出來，我心中發願一定要好好疼惜他們。而這群孩子不只幫忙翻譯，也帶著我們去拜訪同學的爸爸、媽媽，因為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們，正躲在家裡傷心難過著。

震殤一夕白了頭

聽鄉親說：「很多人一夕間頭髮全都白了！」乍聽時心想不會吧！應該是形容過度吧！當小志工帶我們去拜訪那些痛失孩子的父母時，「一夕白了頭」的畫面，真實地呈現在我眼前。事發十四天了，失去親人的椎心之痛，

難以撫平！原本三百多位學生的洛城小學（洛水二小）就死了一百多人。學校將往生孩子的照片掛在牆上紀念，家長們常聚集在那裡，凝視著照片，談論自己的孩子有多優秀、多孝順，似乎在那裡，可以尋回孩子生前的歡笑面容；轉身離去後，只見一個個傷心難過、無精打采的孤單身影，漸行漸遠。

這時看見一位年輕媽媽眼神呆滯地站在那裡，立刻上前膚慰。她主動拿出孩子的照片，直誇女兒長得漂亮是天下無雙；然後開始自責，為什麼要把孩子送來這「豆腐學校」呢？我勸她：「天災無情，不要讓自己的心更苦，地震使一千多個孩子成爲孤兒，您不妨將愛轉移，去幫助那些失去親人的孩子，才是對女兒最好的祝福。」經過陪伴勸慰，年輕媽媽終於稍解憂愁說：「好！我試試看。」

大陸一般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所以等於是家中的寶貝。有一個爸爸因爲失去女兒，哀傷悲痛全寫在臉上，我緊握他的手：「慈濟人了解你心裡之苦，想哭就哭出來吧！」他說：「我已經哭不出來了。」話雖如此，但還是強忍悲戚訴說著內心的不捨，他說：「我女兒真是孝順乖巧啊！」我用人人的法讓他心開意解：「女兒今生的劇本已寫完，要讓她放心地走，你要爲自己的家庭好好地生活下去啊！」我再次緊握他的手，期望透過雙手的溫暖，

天人永隔。

我勸她：「相信妳女兒絕對不忍心妳每天為她哭泣，緣分盡了就要祝福她一路好走，她才能走得安心。我們慈濟人常說：『生者心安，亡者靈安。』把妳的心安定下來，還有很多事要做，房子倒了需要妳去恢復家園：



洛城小學罹難學童家長在兒童節前夕為孩子舉行追思會，羅美珠姊（右）關懷慰傷痛的母親。

傳遞慈濟人的愛與關懷。

帳篷區有一位楊媽媽，她的母親和十八歲的女兒，在這次地震中都被壓死了，楊媽媽天天以淚洗面、睡不著也吃不下，十幾天下來瘦了十公斤。當地志工帶我去看望她。我坐在她身旁牽著她的手，傾聽她對女兒的無限思念。她說：「女兒的志願是讀大學，功課好又孝順，而且很會畫畫。」說著拿出女兒的畫冊給我們看，從畫冊中可以看出她的確很有天分，可惜已是

：」她頻頻點頭，我也衷心祝福她早日走出傷痛。

隔兩天再去探望的路上，看到楊媽媽坐在倒塌的瓦礫堆中，我趕緊下車關懷，原來這是她的家，她說：「我的母親和女兒就葬在後面。」因為這次災難太大了，只要家人認屍就可領回埋葬。跨過瓦礫堆來到後院，只見兩座新墳，原本幸福的一家三代從此天人永隔，看得我心裡好不忍啊！當下就帶著楊媽媽一起念佛，為往生者祝福。面對無盡的悲傷和淚水，傾聽與同理心是當下最好的藥方。

艱難時刻愛人助人

各種善巧方法，只要能夠接引災民走出悲傷，我們都去做、去把握。每天用過午餐之後，小志工會帶著我們和醫師到帳篷區訪視個案，有醫療人員和志工作伴，同時關懷災民們的身心。有一位穆斯林長老，因手腕骨折沒有治療，只用木板固定，因此疼痛不已，醫師了解老先生的病情後，第二趟往診時就帶了石膏，細心地為老先生治療並打上石膏。心理醫生也以專業技巧從旁輔導，有時會特別把孩子帶到災區現場，引導他們釋放內心的驚恐；有時則藉由圖畫讓他們把心裡的感受表達出來，一幅畫就像是一張心靈地圖；

有些小朋友把白底畫成黑色，代表幽暗恐怖；也有人把房子畫成高樓大廈，童言童語說：「希望以後的房子要很堅固能耐得住地震。」

一位小朋友畫了一幅以黑色為背景，卻伸出無數紅色雙手圖，他說這代表心中的害怕與恐懼，師姑師伯即時伸出溫暖的手幫助他們。小志工寫下感謝慈濟人讓他們走出傷痛的話語，再大的災害也影響不了彼此的情誼。讓我深深覺得，四川的鄉親不是永久的難民，他們只是一時受難，我們應該要溫柔地對待，給予關懷和尊重。

彎身耕種智慧引導

在四川的日子裡，步行穿梭在村落間與帳篷區，遇到村人，說上幾句問候的話，彼此素未謀面，但又何必曾相識。看到遠處農人忙碌的身影，走近一看，鄉親的哀傷還寫在臉上，強忍淚水，低著頭一邊插秧、一邊哽咽說道：「孩子走了、房子倒了……沒有地方可以搭帳篷，就架在自己的田中央。」那彎腰插秧的背影，還有那嘶啞的聲音，讓我久久無法忘懷。在這場大災難當中，看到四川鄉親堅韌的生命力，當房子倒塌，親人往生的時候，還勤奮地下田耕作，「這段期間如果沒有插秧，就會誤了稻作。」是的，工

作可以忘記悲傷，稻子成熟時，就會有收穫的喜悅。

當地的一所養老院也被震垮了，醫師帶著藥品及毛毯前去關懷，只見老人們習慣地夾著菸吞雲吐霧，我握著老人的手說：「菸不要抽那麼兇，這對身體不好喔！」當下有一位伯伯，只剩一點點菸蒂，就說：「這個抽完我就不抽了。」我輕聲告訴他：「不抽就馬上不要抽。」果真，他馬上把菸熄滅丟掉，我不禁向他致上最敬禮：「要有決心，別再抽了，身體才健康。」老伯爽朗地回答：「我會做到的。」

路旁的佛像吸引了眾人目光，地震導致寺廟全倒了，看著無處棲身的佛菩薩，思考著寺廟裡的法師會到哪兒去呢？就和師兄、師姊們討論要到附近尋找。有人說，法師們都住在離寺廟不遠的帳篷區，於是我們帶著大米和毛毯前去關懷，並向法師們問安。法師慶幸地說：「五一二地震時，大地有如狂怒吼，當時人都無法站穩，整個人是彈跳起來的，停電之後，根本伸手不見五指，如同人間煉獄，真嚇人！」有形的寺廟坍塌了，但我相信在災難中愛是最好的信仰和療癒。

難忘的兒童節

低矮的帳篷區裡，每天都曾傳來孩子的朗朗讀書聲，我們發現有許多來自大陸各省的老師、大學生及善心人士，體恤災民們要農忙，又要收拾殘破的家園，所以組成了臨時志願者，來照顧災區的孩子。但是帳篷區沒幾天就人滿為患，吃飯洗澡也成了問題。看到他們充分發揮同胞愛的精神，真令人

感動，我們即時送上礦泉水和蛋糕，並允諾兒童節時，會送便當過來慶祝。

六一兒童節，我們真的奉上三百五十個便當，也帶來小志工及醫師，他們卻貼心地回絕，爲了不讓因地震失去孩子的父母觸景傷情，所以不打算慶祝了。我說：「您們已經盡力了，照顧好身心才是重要的，我們彼此加油！」看到孩子們津津有味地吃著愛心便當，有人說好久沒吃到這麼



兒童節時慈濟人特別舉辦慶祝活動，美珠師姊和災區的孩子開心共舞。

好吃的飯了。讓人深深體會，身心安樂平安，就是最好的過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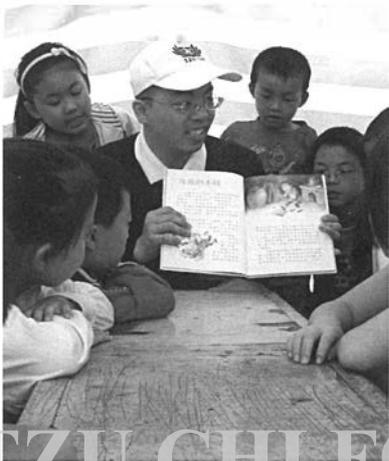
四川鄉親熱情、善良又體貼，知道我們從台灣來，不適應當地的廁所，便會告訴我們，哪邊的衛生間沒有倒塌，自動提供給我們使用；不只如此，還天天提水去沖洗乾淨，讓我們能安心使用，真的很感人又感恩。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經過持續關懷、鼓勵，真的堅強地站起來了，當我們再去探望時都會笑了，有些人會來供應熱食區，幫忙洗菜、切菜、裝飯盒，或送來自家種的青菜和大家分享。

這次大地震，震出了全球慈濟人的大愛，更震出了四川鄉親的善心！看著那些傷心欲絕的父母，望著殘破不堪的家園，當下覺得我們好幸福。上人這麼用心地帶領我們，在救災的資源中，無論是人力或物資從不讓我們操心，而且分秒傳承妙法，讓我們能在如此苦難的地方，傳遞上人的慈悲，就像煉獄中的溫暖曙光，以大愛普照災民的身心。

受傷的彩雲還是可以飛 江國誠

口述：江國誠 整理：葉金英 編修：葉金英

面對這樣重大的災難，
鄉親們的哀慟很難在短時間撫平，
甚至有人會隱藏傷痛，
這便是我們醫護人員關心的對象。



【江國誠小檔案】

慈濟護專第四屆畢業生，因公費生履約，於二〇〇〇年回到花蓮慈濟醫院，在精神科服務至今。父親是慈濟慈誠，姊姊與弟弟也畢業於慈濟護專，目前都在臨床服務。二〇〇八年參與四川賑災第一、三梯次，為醫療團成員。

TZU CHI FOUNDATION

四川發生大地震以後，慈濟勸災團（第一梯次）前往災區期間，我和涂炳旭學長，都以護理人員身分報名第二梯次，這也是先前向上人發的願，有機會我一定參與。就在出發的前一週，與幾位精神科的同仁討論如何準備，同時也上網蒐集「九二一」時精神醫療的相關資料。於是就帶著一份厚厚的資料前往，加上自己的精神科護理背景，希望能對當地的鄉親有所助益。

出發當天，弟弟來台北分會爲我加油打氣，他拿了一張照片給我，這是一張全家福，背後寫了幾個字，「不要忘記你不只一個人，要保重自己。」看了很感動。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賑災，初次離開台灣的心情，與從電視畫面中傳來的災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複雜感受。

畫個超人拯救大家

我到羅江縣金山鎮時，看到熱食供應站已經準備就緒。一天早上，當我們抵達定點下車時，孩子們都列隊唱歌歡迎我們，那感覺像是好久不見的朋友般的熱情。我想，彼此之間都還不是很熟，可能因爲我們穿了制服的關係，慈濟的標誌讓人感覺就有那分親和力。

三天後，我轉換到洛城小學旁的熱食、醫療供應站，這裡的一切都在克

難中進行，兩張桌子分別用來看診及放置藥物，前來求診的鄉親，在小紙條上填上名字就算完成掛號。當他們排隊等候看診的時候，我以精神科服務的所學及專長，觀察前來求診的人，從他們的臉部表情，以及說話的語調，了解他們內在的需求。面對這樣重大的災難，哀慟很難在短時間過去，甚至有人會以自我保護的方式隱藏傷痛。

之後，我會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與孩子做些釋放壓力的遊戲，目的是爲了抒發他們內心的情緒。頭一次的活動名稱叫做「地震的遊戲」；是讓孩子們坐在帳篷裡的椅子上，找人扮演窗戶和門，就像玩一二三木頭人一樣，在假裝天搖地動的那一瞬間，一一調查他們的感受。我試著引導大家進入情境：「若是發生地震，你們會怎麼辦？」然後喊著：「地震開始搖晃了！」孩子們紛紛跳開椅子，爭先恐後地有人試圖想從窗戶爬出去，有人往門的方向逃跑，或是摀著臉躲在角落裡。當我喊停時，大家都停在當下的動作。

參與遊戲後，我問孩子們被困住的感覺，有人回答：「怎麼辦？我快要掉下來了。」另一位說：「好恐怖，逃不出去怎麼辦？」各種不同的答案，每個人都說出同樣的心情，甚至有人很害怕卻講不出話來。我也趁機告訴他們，當地震發生時，怎樣保護自己或往哪裡跑才安全。藉著遊戲讓大家釋放

對地震的恐懼，也明白「其實，不是只有我會怕！」而當有人無法描述，說不出話來的時候，便是我要特別關心的對象。

隔天，我設計了一堂藝術繪畫的課程，讓孩子們左右開弓一起畫。先用左手畫，當然畫得亂七八糟。但可以運用各式各樣的顏色來描繪，有的孩子畫出倒塌的房子或山，底下有一個小小的人。

接著請他們用右手畫，把喜歡的顏色塗上去，再將原有的圖案略做修飾。孩子們多了一些想像空間，有人畫了超人飛來拯救大家，或是畫了太陽在微笑。

第三天的活動中，有一個名叫「告別的儀式」，意思是透過撕紙的動作告別過去，迎接未來。我讓他們想像災難前所擁有的，就用一張紙來代替，接著回想失去的東西以及親友們，一角一角地比照心中想念的份量來撕，剩下的那個部分，則寫下為這些不捨的物品及罹難親友道別的話。我用紙箱收集大家撕下來的那些「失落」，並要他們在丟下碎紙片時說聲再見與祝福，即便震災已過第三週，即便遊戲開始前仍在嬉鬧，小朋友們在放下碎紙片的當兒，有人不發一語，有人哽咽啜泣。我知道，那傷痕是烙印得很深很深的。

我教他們想到什麼就撕一小塊，可是他們卻撕了一大塊，撕紙的目的，是象徵他們最重視的東西，這東西很抽象，像是未來、安全感、親情等等，無法比擬。剩下的紙片並不完整，我讓他們摺成小飛機，一起朝天空射，請他們送別過去，不再憂傷，當飛機擲出天際的那一瞬間，大家才展露笑顏。

受傷的彩雲，一樣可以飛

第三梯時和孩子們建立了感情，他們都叫我「誠哥」。其中有一個名代代志的小志工，陪我們到附近往診，關懷鄉親時，途中指著山坡的另一邊，說他哥哥在地震時往生，就葬在山上鋪滿白石灰的「萬人坑」，我發現他似乎心裡埋藏的一些情緒，還沒宣洩出來，需要個別輔導。

醫院裡的精神科設有諮商室是不受干擾的，但災區不可能有樣的條件。我發現醫療站對面，小馬路旁有個樹蔭遮蔽的空地，於是選定這個地方，將倒塌的牆壁當作會談椅，一旁還有條小水溝陪伴，那裡就成了我心靈諮商的空间。

中午過後找代代志過來，請他回憶與哥哥相處的時光；他經常和哥哥鬥嘴，他說：「代揚讀火箭班（資優班），成績很好，他喜歡畫畫、書法，得

過很多獎，有時我生氣時，會故意關掉電視捉弄他，現在想想很內疚。」聽他哽咽地說完這段話，我拍拍代志的肩膀，試著向他解釋死亡的境界。接著我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讓代志向他哥哥道別。

代志說：「謝謝大哥地震前一晚送我的羊奶糖，看到你走的時候，手中還保護著兩名同學，覺得你很偉大！你的臉看起來那麼祥和。」我扮演哥哥的角色和代志說：「代志，大哥知道你平常是故意跟我玩的，大哥不會生氣。現在大哥要走了，你要答應我好好照顧家人喔！」一邊流淚的代志，和我打勾勾後相互擁抱。

我利用大約三、四天的時間，只要有空檔或是午飯過後人比較少，與中學生做個別的心靈諮商。一天下午，義診中名叫彩雲的十七歲女孩，因左腳有水泡傷口，我幫她塗藥時，告訴她最好穿透氣的鞋子，對傷口較有幫助，她卻說：「這是小傷不礙事，況且我也沒涼鞋。」當我替她包紮完傷口後，她轉身離開就去服務鄉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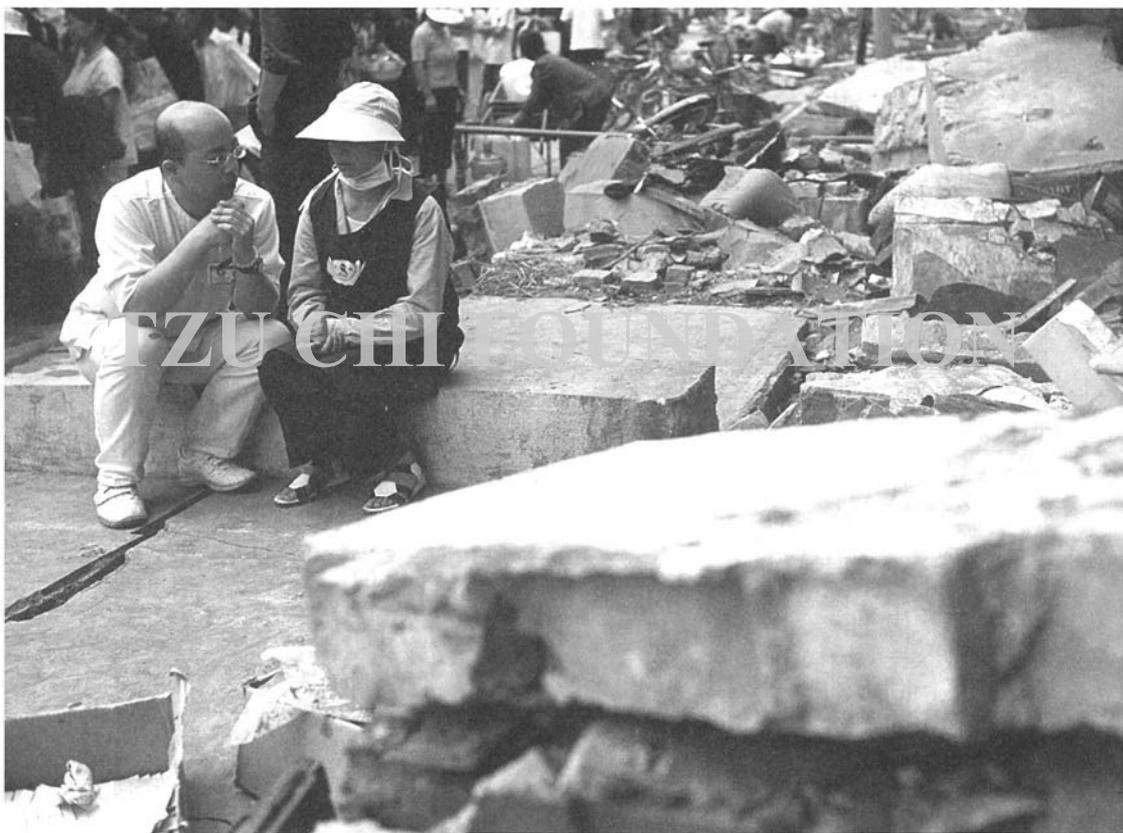
當她整理桌面上的資料時，無意間看到我輔導代志的紀錄內容，她不發一語沉默了好久。我觀察她可能有什麼心事，於是告訴她：「人面對哀傷，有的人會選擇不做任何事，有的人卻拚命做事。」我帶著彩雲到對面心靈諮

商的空間坐下來，彩雲娓娓道來，過去學校生活的點滴，此時淚水在她的眼眶裡打轉，因為許多同學在地震中往生，她說：「其實，我好怕再想起她們，也不敢去看她們的爸媽，我從不在別人面前哭的，我會安慰找我訴苦的同学，但我不讓她們看到我難過，我必須做個勇敢的人。」

我拿起一張白紙，請彩雲想像五月十二日以前，她擁有的東西，就等於全在這張紙上。彩雲撕了三片大小不同的紙條，象徵在地震時失去的東西。她說：「最小的那片是我收藏偶像的CD，第二片代表房子。」而面積最大的第三片它代表「朋友」。我再問：「現在彩雲心裡很難過，是不是？失去的已經無法再挽回，就像這張不完整的紙，不願再想起……」

我讓彩雲將紙的邊緣摺起來，繼續說：「我們來處理受傷的心，紙雖然變小了，但傷痕不再明顯。」最後，和彩雲一起將紙摺成飛機，順著風往天空擲去。接著說：「受傷的彩雲，一樣可以飛起來！」我們再將那三張紙片摺成小船，彩雲寫下一段心中道別的話：「再見了，我的朋友，我的收藏，我的房子，永別了！」小船隨著水流往下飄走，不久小船竟轉了個一百八十度，似乎聽到我們的道別，揮手向我們致意。

剛剛的告別儀式中，彩雲一直低著頭，我知道她在整理思緒，就在一



花蓮慈院護理部護士江國誠協助災民釋放心靈傷痛。



孩子們口中的「誠哥」，利用午休時間，與孩子們做些釋放壓力的遊戲，抒發他們內心複雜情緒。

弱，從現在起我會每天把想做的事做完，不留遺憾。」她給了我幾位同學父母的姓名，要我前去關懷。幾天後，我和代志、蕭偉一同前往了解，我們大概走了一、兩公里的路程，遇到同學的爸媽，為他們做了心理諮商輔導，傾聽他們的聲音。

將助人的理念傳出去

後來彩雲離開四川到雲南，臨行前告訴我：「生命就是這樣的脆光，陰影才會躲在背後。」

旁靜靜地等她的情緒過去。結果，她抬起頭，帶點戲謔的口吻說：「我以後不跟你說話了，你常常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心事，學心理的真厲害，但是，謝謝你。」我笑著和她分享：「傷痕噩夢如影隨行，說它沒有，又好像存在，唯有面對陽光，陰影才會躲在背後。」

後來彩雲離開四川到雲南，臨行前告訴我：「生命就是這樣的脆

兒童節那天，也是三、四梯次交接的時候，在醫療站舉辦的聯歡活動，也邀請學校的老師一同參加，有些老師的孩子也在地震中往生，所以對於學生的不幸，將心比心，內心都很不捨。有些家長因為孩子的往生，對老師不太諒解，因此，在活動中安排了一段老師的分享，把心裡的話說出來，一同出席的家長都給予掌聲，或許透過這樣的溫馨互動之後，可以放下內心的傷痛，釋懷地接納彼此。

自從地震過後，倒塌的洛城二小校園裡，搭了帆布設了一個簡單的靈堂，連日來，許多往生孩子的家長都聚集在裡面。這天，趁著兒童節活動的空檔，帶著我的小跟班，蕭偉、代志和幾個孩子去靈堂，也想向這一群另一個世界的小朋友說聲：「兒童節快樂。」

到了靈堂，與另一邊的歡樂氣氛相比，這邊顯然是沒有歌聲的兒童節。在靈堂前合掌祝福後，蕭偉一直不願再往前一步，他害怕難過，說：「有很多話想對往生的朋友說，可是他怕聽不到回應。」我拍拍他的肩膀說：「我們也跟他們說兒童節快樂吧！」蕭偉帶我到他朋友的照片前，我感覺他在顫抖，哽咽啜泣大概持續了五分鐘之久。

這時我就扮演他的朋友和他對話，我說：「我知道你很想念我，我也知

道你會來找我，看到你們那麼快樂，我也想和你說說話。」蕭偉回答：「我會堅強振作起來，回學校當班長，把你想幫助別人的心願傳出去。」說完這段話，擦乾了淚水，我想，蕭偉一定會用正面的心態面對一切。

當天有個強烈對比的畫面，醫療站裡來了很多，而在洛水小學的靈堂，卻顯得冷冷清清，只有家長們佇立哀傷。看到這樣的情景，心情是兩極的，我用手機拍下當時的畫面，然後靜默十多分鐘，除了念誦《心經》和《大悲咒》祝福往生的孩子，也和他們說兒童節快樂。

結束兩梯次的工作，要離開四川時心裡有點感傷。蕭偉搶走我的手機，他瀏覽裡面的內容，說要送我一樣東西，就對著手機講話，捨不得我離開。他說：「知道你要走，又希望你不要走，可以多留下來幾天。」

那段畫面至今難忘，令人印象深刻。我、代志和蕭偉用一張紙，畫個圈分成三等份，寫上彼此的名字，相互約定下次我到四川，相聚時把這張紙拚湊起來，當下三人的心和友情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當天坐車回飯店的途中，在顛簸的路上，雖然身體感覺疲憊，但卻不想休息，看著手機拍攝的照片，戴上耳機聽蕭偉的錄音留言。四川之行，我的感動來自於他們的堅強與樂天，這些都在我心中萌芽滋長。

兩梯次的過程中，我試著進入受傷孩子的世界，從陌生到熟悉，然後大家都期待下一次的相聚。看到孩子原本哭泣的臉，到後來展現笑容，就像是擺脫了心中的陰霾一樣。

一想到慈濟的師兄、師姊，雖然沒有醫療的背景，但透過一個彎腰謙卑的動作，感動了許多人。心靈的互動無須言語表達，不用文字語言，一樣可以透過肢體來關懷。在四川，慈濟人與鄉親互動時，無論是手牽手、拍拍肩，或是遞上衛生紙一起擦拭眼淚，就像經過專業訓練一樣，讓人沒有距離，這就是一家人。在四川停留的兩週，我發現心靈的膚慰，其實不一定要專業執照，穿上藍天白雲走在隊伍中，自然就會懂了。

香積廚中長智慧 呂清潭

口述：呂清潭 整理：李昭瑢 編修：李名滿

記得有位老奶奶問我母親幾歲了？我說，六歲時我母親就過世了，但是上人教我們把長輩都當成是自己的父母親一樣。然後我牽著她的手，她滿臉的皺紋笑起來好慈祥。

【呂清潭小檔案】

一九九五年受證慈濟委員，二〇〇五年受證慈誠，法號惟引。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參加第三梯次賑災團，承擔香積工作一個月後回到台灣。不久，證嚴上人行腳高雄靜思堂，主動向上人表達希望再次前往四川的意願。七月一日即跟隨第九梯次賑災團，再度飛往災區為鄉親煮熟食。



TZU CHI FOUNDATION

我是開餐廳的，高雄靜思堂動土開工後，先後去了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濟志業園區參訪人文，觀摩工地香積要怎麼做。回高雄後，在家人支持下，餐廳另請廚師，發願在高雄靜思堂施工期間，帶領香積組全年無休地為施工人員煮餐點。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與摸索，終於能夠得心應手了。

五月二十日，接到精舍德融師父的電話，問我是否可以參與四川賑災團，協助香積煮熱食讓受難的鄉親們溫飽。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國際賑災，心裡真的非常高興，我家師姊也很同意。老實說，做了三十多年廚師，我沒有特別研究川菜，只知道四川人喜歡吃辣。據說乾辣椒在當地買得到，而台灣的花椒比較香，我要負責香積，所以就從台灣買了花椒、胡椒帶過去做調味料。

第三梯次的總協調是由陳金發和羅明憲師兄負責，行前我向金發師兄提出：「我自願承擔二個月的香積志工，因為一般人只能停留一週或者兩個禮拜而已。」對於我的建議，金發師兄當下沒有答應，只說：「去看看再說。」當我們抵達四川什邡市洛水鎮時，看到災區的房子八、九成都已倒塌，鄉親們圍在旁邊，傷心地哭泣著，看得讓人心疼。

福從做中得歡喜

由於第二梯次負責香積的志工抵達現場時，洛水二小的熱食供應點才剛成立，立即要準備午餐讓鄉親們享用，所以很多設施都先將就著用；比方說煮飯時，沒有把爐灶架高，香積菩薩們只得蹲在地上煮，這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第一天看到這個場景，立刻有了改造的計畫。首先我請大家把中午要用的米和青菜挑洗好，然後拜託當地的男性鄉親與負責總務的師兄，到倒塌的現場，尋找廢棄的門板，抬回來當切菜的工作桌椅，再去搬了些磚頭，一塊塊地把爐灶給疊高起來。有了這些工具，切菜、洗菜、炒菜會比較乾淨，工作人員的腰也不會太累。因為想要為鄉親煮熱食，不是一、兩天的事，所以要做妥善長遠的計畫。

平時我們忙著工作時，鄉親們也會主動來協助。第二梯次的香積師姊交接時，介紹了一位當地志工羅輝與我們認識。羅輝有一個女兒，地震發生後，慈濟抵達洛水二小設立服務站時，對於這麼多慈濟人為他們付出，心生感動，於是將小孩託給公公和先生照顧，從第一梯次開始，就來香積組幫忙切菜、打飯。

羅輝有點重聽，做事卻很有責任感。她總是把香積、廚房等工作整理得



呂清潭師兄（右）叮嚀香積志工隨時用心，保持熟食供應區的環境衛生。

非常好。經過一天的合作，我跟她說：「希望妳能承擔切菜領班的工作。」她聽了很樂意地接受了。我們每天供應完晚上的便當後，大概都接近七點左右。從洛水二小回到成都住宿的飯店，車程需要兩個小時，而且晚上各定點要分享工作心得，以便調整賑災的腳步，希望提供他們最需要最適切的服務和膚慰。

羅輝很體貼，要我們早一點回去休息；我們走後，她會找兩位鄉親來幫忙，清洗鍋碗瓢盆的善後工作。平常一些當地的菩薩們，也會主動來幫忙洗菜、切菜，有的都已七、八十歲了。其中最年長的是八十三歲的老奶奶，這位老菩薩每天會拿一些菜來。我們打電話請示精舍師父，師父說沒關係，他們帶什麼我們就煮什麼。

慧從善解中得自在

由於災區鄉親很多，我們每天要負責供應午晚餐，每餐約要準備四、五千人份的食物。準備這些食物是有方法的，例如：今天高麗菜的用量為兩百斤時，通常我會先將一百斤的高麗菜用熱水燙過後再來炒；因為青菜很輕，如果沒川燙過，炒的時候，容易掉到鍋外，除了浪費，也會讓廚房看起來不乾淨，而燙過的青菜因為有水分，下鍋炒時，不會濺出鍋外，會更順手。

當我把一百斤的高麗菜炒好後，就請師姊們先為已在排隊的鄉親們打菜，然後繼續炒下一道菜。我通常不會把所有的菜都炒好後再打菜，這樣菜放涼了就不好吃。爲了讓晚來的鄉親，也能吃到菜色齊全又熱騰騰的菜，我採取的方式就是分批炒；例如兩百斤豆干，我會分成兩次滷，可以縮短使用爐火的時間，也讓爐台充分利用。

陳金發師兄看我這樣的做法，告訴我：「看您做得那麼輕鬆，別的定點有時還忙得『強強滾』時，您已經輕鬆地在準備下一餐的菜色了，所以留下來三個月應該不成問題！」聽了心裡好高興。

台中有一位師兄，他分配到棚花村的服務站做香積，第一天因爲緊張而



呂清潭（左）師兄兩度前往四川擔任香積，TVBS記者李四端先生，專訪慈濟志工無私付出的善行。

流鼻血；因為他總是一次就想把所有的菜全部煮好，我告訴他這樣反而會比較慢，提供自己炒大鍋菜的經驗讓他參考，還仔細解釋給他聽，隔天他照著我說的方法做，就順利多了。

一個禮拜後，他回台灣到花蓮向上人報告心得，上人聽到他流鼻血的事，關切地問是負責哪一項，他說是香積組。上人很疼愛弟子，當天志工早會結束後，就打電話給陳金發師兄，叫我先回台休息，下回要去時再去。算一算我於六月二十五日回到高雄時，足足在四川為鄉親煮了一個月的熱食。

匯聚善心 造福得福

在這一箇月中，由於我們的真心付出，深受當地鄉親們的認同，陸續都會送菜來給大家，也會留下一起幫忙。我們供應完午餐，就會挪出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和他們互動。他們問我爲何要從那麼遠的地方來援助他們，我說這是慈濟的證嚴上人派我們來的。又問：「那你們自己的家要怎麼辦？」我說：「家裡有太太在照顧著啊。」上人教導我們慈濟人，天蓋之下，地載之上都是一家人。看到你們受到地震的傷害，他心裡感到很難過，我們做弟子的就一梯次一梯次地接力來四川，陪伴你們，煮一碗熱騰騰的飯菜，和你們一起享用。」

洛水二小附近一家寺院倒塌了，住持、出家師父和信眾有時也會來和我們一起做香積。看我們做得很歡喜，就說要向鄉親勸募，善款捐給慈濟。有二十幾個人都登記了，我當然很高興，但我們是團隊行動，一定要先向金發師兄報告，不能隨便收善款卻沒有公開的名義。晚上大家分享心得時，告訴金發師兄這個消息，隔天一早金發師兄打電話請示上人，上人慈示，請他們捐給當地的慈善機構就好，同樣是在做善事。

實際上，我們在當地真的做得很用心，像訪視組的師兄、師姊們撫慰鄉

親的善行讓人很感動。慈濟的醫生們，每天少說也看了三、四百個病人，有時忙到沒有時間吃飯。有天，四川的省長和官員們經過我們的定點時，聽到快樂的歌聲，心生疑惑，就停下車來看看，問說：爲什麼這麼開心啊？當地鄉親和小志工都高興地回答，是慈濟的師兄、師姊教導的。於是省長就對金發師兄和官員們說：「如果慈濟志工還需要據點時，就給他們。」大家聽了很開心，報以熱烈掌聲表達感恩。

感恩尊重愛

每天互動的時候，看到其中較年長的長輩時，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親一樣，我很喜歡和他們聊天。記得有位老奶奶問我母親幾歲了？我說，六歲時我母親就過世了，但是上人教我們要把長輩都當成是自己的父母親一樣。然後我牽著她的手，她滿臉的皺紋笑起來好慈祥。

當聽到上人要我回去的訊息時，心裡覺得酸酸的，和鄉親相處一個月後，早就建立起濃密的感情了。我頭一個就去找那位八十三歲的奶奶，牽著她的手說：「奶奶，我要回家了！」又向羅輝和其他二十幾位揀菜的菩薩們道別，有兩三位小志工聽到了，立刻跑去找了七、八個小朋友，把我團團抱

住說：「呂師伯，你不要回去，你回去我們……」我聽了終於忍不住哭了起來。

六月二十五日回到台灣，就聽說上人二十八日要來高雄。因緣真的很好，上人行腳高雄時，那天我正好負責香積。三十日，我上台把在四川所做的、所看到的說給上人和高雄的師兄師姊們聽；之後向上人頂禮，恭敬地請求：「上人！我還想再去四川。」上人點頭同意。

下台還不到半小時，德融師父就打電話給我，請我再去四川。就這樣，經我家師姊的同意，七月一日再度踏上川土，這次的定點是六月十九日成立的綿竹市漢旺鎮武都（舊稱九嶺村）熱食供應點，這也是慈濟在四川設立的第五個熱食供應服務站。

知足惜福再造福

到達武都時，看到當地的志工和師兄姊們和樂融融地在做事，就像一個大家族一樣，他們都稱我為大師兄。有一天，我們煮高麗菜飯，高麗菜心我一向是捨棄不用的，但看到有位老菩薩把菜心一一撿拾起來，洗乾淨切成絲，再交給我說：「大師兄，這個拿去炒一炒，悶一悶很好吃喔！」當下聽

了很感動也很愧疚，老人家這麼地惜福，值得我向他們學習。

這次參與四川賑災，讓我更深刻體會到要懂得知福、惜福。從小我外婆就教我要惜福，凡是能用的東西我都會撿起來用。她說過：「一個人、一頓飯、一粒米，一輩子能吃多少？」以前我是窮苦出身的，這次到四川看到他們惜福的方式，更深深地懺悔自己做得還不夠，回來後一定要繼續努力。

我有五個孫子，總喜歡跑來跑去，以前我會責備他們沒規矩，但是去過四川後，看到鄉親們失去孩子尋找孩子的痛苦神情，回來後都會捨不得罵了。雖然他們還是活蹦亂跳的，我就好好和他們講道理。孫子們疑惑地問我媳婦說：「媽媽，阿公去四川回來，不一樣了耶！」

我不太會講話，但內心感受到的是，能代表慈濟人去四川賑災，看到一些東西，自然就有所吸收。我要感恩上人，給我這條菩薩之路，有機會去做這樣的好事，更體會到那一分知足與惜福。

鏡頭下的幸福

張阿英

口述：張阿英 整理：高芳英 編修：高芳英

在雨中，我看到忠凱摟著媽媽的腰，兩人撐著一把傘，從熱食站走回家。雖然雨下得那麼大，但親情是如此濃密，我感受到母親的感恩：「慈濟讓我賺到一個好孩子。」



【張阿英小檔案】

二〇〇〇年受證慈濟委員，法號明倣。一九九八年從讀書會中受到證嚴上人靜思語的感動，在參訪靜思精舍後開始募款。一九九九年承擔九二一大地震後的希望工程錄影工作，曾參與多次大陸賑災。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後，參加第五梯次賑災團，肩負錄影和拍照二合一的人文紀錄。

我是在第五梯次（六月七日）賑災團出發前幾天，才接獲德融師父通知，希望我去為慈濟人文做紀錄，補大愛電視台人力的不足。我覺得能承擔這次的任務，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肯定與責任。

前幾次去賑災，都是和先生林宜龍師兄同行，不但彼此有照應，而且所有器材都由他負責攜帶。這次單飛，必須自己扛器材，包括錄影機、照相機、腳架等等，對於女性來說，可說是沉重的負擔，但只要一想到肩負著責任與使命，就不會太在意肩頭的重量。

剛抵達四川的時候，雖然對於實際情況還不是很了解，但這並沒有造成我的困擾，一方面，因為長期以來在記錄慈濟的活動時，通常都是臨時接獲通知，到達現場馬上就要開始記錄，沒人告訴我企劃內容，也沒有人指引狀況如何？或是有什麼人物訊息及重點需求，一向都必須自己臨場尋找題材。另一方面，這次的行前叮嚀，上人已經規畫關懷重點是老人、小孩和失去依靠的人；聽完後，對於記錄的重點方向就非常清楚了。

用心思索記錄重點

第二天，我們從下榻的飯店前往災區的途中，看到許多倒塌的房屋，災

民們在瓦礫堆中清出一塊空地，擺張桌子，撐起遮陽傘，全家圍坐在那裡就吃起飯來，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家的戀戀不捨，捨不得離開原來住的地方，讓我的心情頓時沉重了起來。

對於呈現在眼前的景象，感到非常震撼，所以想進一步了解，在經過地震創傷之後，災民的心是否能夠安住？慈濟人能否撫慰那些受創的心靈？我思索著要怎樣才能拍出動人的紀實故事。

到四川的當晚，在交接過程中，了解永興公園的部分故事，那是我第一個想進行紀錄的服務站。從鄉民與志工的互動中，透過觀察馬上便有了腹案，規畫出想要記錄的內容，因為人文真善美（註）的人力不足，定點的分配就必須搭配功能需求而有所調動，隔天被分配到棚花村。我相信只要有心，到哪個點去都一樣，對我來講都是一種成長。

處處都是動人的畫面

在棚花村的服務站，一切都從摸索中開始，我對自己說：「到一個新的點，只要用心，到處都會有感人的故事。」

以往的經驗，得先將周遭環境拍攝下來，幸運地，一個山坡上的制高

點，可以俯瞰藉此熟悉環境；這裡有兩個帳篷區，分屬不同村落（棚花村和金花村），相隔不遠就是我們的醫療站和熱食區；我想辦法用照片將場景清楚標示出來，記錄重點則放在鄉民與慈濟人的互動。

在醫療站裡，每天早、晚活動組帶著小志工，互道感恩之後，醫師才開始進行診療。醫師和護理師都把小志工當成自己家的小孩來教導。我發現一位名叫魏守濤的小志工，今年才八歲，看到有老人家朝醫療站走來，就會上前去牽著他們的手走上斜坡，很有禮貌地攙扶他們坐下，接著雙手合十，念出掛在胸前的「靜思語」，祝福老人家壽比南山、長命百歲。他的舉動引起我的注意，開始記錄他。

我好奇地問，為什麼要用這句話祝福長輩？他告訴我：「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從教室裡面往外看到路樹一直在搖，不久房子就倒塌了，當時我很害怕，心臟一直跳一直跳，可能超過一百下。」他說自己受到驚嚇非常害怕，這些爺爺、奶奶也同樣害怕，所以要祝福他們長命百歲，他覺得這樣講，能夠讓鄉親們安心。

我感覺這孩子很特別，將慈濟人教他的「靜思語」和雙手合十的肢體動作，用尊重的同理心去安撫老人，讓我深受感動，就將這個故事拍攝下來，



林名男醫師跪在床板上，弓著上半身，彎著腰為老奶奶看診。

老人和小孩在互動過程中的每個細微裡都蘊含著愛，這些都是我記錄的重要題材。

把握分秒完整呈現

我們和大林慈院的林名男醫師一起往診，訪視一位耄奶奶，她住在低矮的帳篷裡，篷頂只到我們的胸口，床板和膝蓋一般高，住在這樣狹小的空間必定是很不舒服的。林醫師幾乎是用爬的進去，無法站立，甚至連坐直都很困難。林醫師跪在床板上，躬著身、彎著腰為老奶奶看診。

看到大醫王願意放下身段為苦難人這麼做，這種慈悲的人文讓人

感動，隨即跟著鑽進帳篷裡，待不到兩分鐘，我和林醫師就已汗流浹背了。出來才發現頭頂整個帽沿上都沾滿蜘蛛網，裡面的環境沒有整理，生活品質很差，我們都覺得很不捨。

在這窄小的空間裡，如何將整個過程完整地記錄下來，其實是相當困難的。我想先拍林醫師蹲下爬進去的畫面，再用相機補拍一張他跪著的照片；緊跟著將林醫師溫言軟語和病人互動的對談、老奶奶回饋醫師感恩的話語、醫師診療的手部特寫，以及兩人之間微妙的表情變化，一一入鏡。

這時也須把外面的環境說明清楚，同行的師兄、師姊和藥師都蹲在帳篷外圍關懷，頭部的高度恰是帳篷的簷下。我要把握每一個分秒的瞬間，用鏡頭在短短幾分鐘內完成畫面取舍，還要補拍幾張照片，兩者相互搭配，讓記錄的畫面內容豐富，這樣內外兼顧的二合一工作才算完整。

轉換角色付出愛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突然發現鏡頭裡面看不到動人的故事，在熱食站的各功能組，每天幾乎都在反覆進行熱食供應和義診的工作，可能今天或明天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千篇一律的，便開始發慌，心想：「如果再找不出讓人感

動的故事，今天就白白浪費掉了。」所以不斷提醒自己，不能浪費分秒的時間，強迫自己加諸的責任一定要能做到。

首先，必須讓自己冷靜下來，重新整理思緒，再從周邊的人事物去做更深層的觀察，結果發現還有許多可供記錄的蛛絲馬跡。既然下決心，每天要做不一樣的主題，就從參與的鄉親、小志工、當地志工、台灣志工……各個面向去找題材，至於記錄的對象，就更要用心去搜尋、去思考。

有一位得肺癌的廖爺爺，沒辦法出來打便當，陪同訪視組與大醫王們前去關懷時，大醫王溫柔地爲他換藥外，志工也幫忙送飯，互動中我們也趁機教育，告訴小志工要將爺爺、奶奶當家人一樣看待，給東西的時候要雙手奉上，表示一分恭敬心。

我們再次送餐盒去的時候，發現他上一餐的飯都沒吃，因爲吞不下乾飯，志工就很貼心地改送稀飯給爺爺。我覺得應該持續記錄志工面面俱到的細心關懷，以及小志工很恭敬地爲爺爺送稀飯及進餐的情景。從這件事，我看到慈濟人除了賑災之外，帶進來很多的慈濟人文，包括對小志工的品格和禮儀教育，於是故事便愈來愈豐富了。

幫忙送稀飯的小志工周文兵，媽媽已經改嫁，他和爸爸、爺爺住在一

起，或許心中隱藏著很多不愉快，不願談媽媽改嫁的事。我希望他對此能夠釋懷，就暫時放下錄影機，轉換成訪視志工的角色，用媽媽的愛關懷他：「其實你還是很幸福的，有這麼多人愛你，你可以把別人的媽媽，當成自己的媽媽呀！」我希望讓他感受到媽媽的愛，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有一天，廖爺爺突然昏倒，他的媳婦很著急，周文兵就去安慰她；她知道文兵沒有媽媽，試圖扮演媽媽的角色來關心他，文兵也覺得她不能失去爺爺，就這樣彼此用疼惜的心互相關懷，結果成爲好朋友，彼此都開懷地笑了。其間過程的變化雖然很具戲劇性，但讓人高興的是記錄到圓滿的結局。

走出暗角再見陽光

一般活動組會要求小志工們，用很恭敬的態度來領志工證，讓他們了解付出是一種榮耀。這天的工作是爲長輩洗頭，其中一位名歐國均的婦女，洗完頭後說：「真舒服，我已經有一個月沒洗頭了。」眼盲的她，丈夫已經往生，現在和婆婆、孩子同住，孩子是熱食站的小志工陳忠凱，她成爲我鏡頭下的另一個故事。

因爲地震，道路整個變形，眼盲的歐國均，出入變得很不方便，幸好有

位小兒麻痺的鄰居，兩人互為眼睛互為雙腳，常結伴一起外出，偶爾也到熱食站來服務。

她說：「很感謝慈濟人，幫我將孩子教得那麼好。」

我問她：「孩子都出去為別人服務，會不會捨不得？」

她說：「不會，我很期待他每天都能去做志工。」

我又問：「為什麼？」

她說，孩子以前因為自卑，不愛回家、脾氣也不好，對家人的付出都不知感恩，在家裡什麼事也不做，要他幫忙做點事，必須一直罵才會動手；現在變得主動積極，會自動自發地幫忙做家事，所以很感謝慈濟人把孩子教得這麼好，她覺得是「賺到一個好孩子」，這讓我感受到她對慈濟人的感謝是這麼地深刻。

記得離開的前一天，下起大雨，雖然躲到帳篷裡，但還是到處漏水，床舖、椅子全都淋濕了。我要記錄在雨中，大家還是排隊領便當的畫面，只好撐著傘錄影，雨水不斷從我的腳邊流過，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濕透了，背包也沒地方擺，但這樣的雨景不能不拍，前來的鄉民依然絡繹不絕，飯菜還是無限量供應，我們不受天候影響，仍然為鄉民服務。拍了一會兒，發現歐國均



小志工周文兵擁抱張阿英師姊。

母子的身影，他們領了三個餐盒；在雨中，我看到忠凱摟著媽媽的腰，兩人撐著一把傘，從熱食站走回家。雖然雨勢很大，但親情卻如雨絲般濃密，讓人感受到那分感動與驕傲：慈濟讓我賺到一個好孩子。看到慈濟人文對這個家庭注入新生，覺得好好欣慰！

慈濟人走進他們的苦，拔苦予樂，讓他們從恐懼中走出來，不再深鎖在黑暗的角落。很多當地志工都願意出來幫助別人，讓我深刻感覺到上人的「靜思語」安撫人心的力量。

透過鏡頭看見幸福

雖然不是每天下雨，但是遇到雨天，爲了拍攝雨中熱食站的畫面，就必須撐傘錄影，可是只有兩隻手，卻有三台機器和一個背包，我必須調整姿勢；想辦法用脖子夾傘，用肩膀扛腳架，有時還得用兩手調整腳架的高

度，這時還要注意攝影機背帶太長，可能會讓機器淋雨，所以獨自在雨天拍攝是很困難的。鄉民有時會過來幫我撐傘，可是我想要保護的是機器，他們卻單純地想不讓我淋到雨，這樣可能機器就會淋濕，所以我寧可自己來。

這次賑災中，偶爾也聽其他人說忙到幾點鐘才上床，雖然我們睡眠不足，但覺得這些都是應該做的，當這個定點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就必須要錄影和拍照二合一；希望盡量讓畫面豐富些，用最少的帶子，留下最多的史料並拍出感人的故事。若錄影畫面夠了，我會拿出相機，希望將這兩種紀錄都保存下來。回到飯店還要寫場記、做簡報，文字的部分，則請另一位師姊看著影帶和場記表來寫文稿。身為志工就是竭盡所能，能夠做多少就盡量去做，不會計較三點上床、五點就要起來；只希望把慈濟人文做到最好，讓後人知道慈濟人在這裡做了哪些事，產生什麼影響。我覺得，只要是慈濟人所做的膚慰，都可以成爲人文的史料；如果缺少了人文精神，僅能算是一則資料而已。

我這次的工作還是以錄影爲主，盡量用客觀的態度去拍攝記錄，這樣可以讓腦子比較清晰，客觀地去記錄，不受一時情緒的影響而左右，這樣就沒有做好事情，但是當我要安撫小志工的時候，就得把理性客觀收起來，改用

真摯感情去面對，我會擁抱他，用媽媽的心與他互動，和他說：「如果我是你媽媽，我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許你現在不懂，但你必須原諒媽媽。」這和我過去很不一樣，我會在任務完成之後，成為訪視志工去做關懷和心靈交流，透過鏡頭，每一步都是幸福。

註：「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於二〇〇三年成立，專門記錄慈濟世界裡的大小事，在用心即專業下，透過錄影、攝影與文字，讓觀看者有如親臨歷史時光隧道，見證慈濟豐沛、美善的生命力。

TZU CHI FOUNDATION

愛的行囊 吳啟明

口述：吳啟明 整理：彭玉錢 編修：莫玉慈

老人用蓑衣鋪在潮濕的地上當床鋪，
當他接到慈濟賑災毛毯時，
激動地說：

「活了一輩子，第一次觸摸到這麼柔軟的毛毯。」



【吳啟明小檔案】

一九九七年受證慈濟慈誠，法號惟陞。一九九八年投入慈濟人醫會志工行列。平日於人醫會中擔任機動組，海外義診時則負責總務工作，舉凡總務、人員與車輛調度、器材打包等工作，皆屬他的服務範圍。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地震發生後，前後共參與五個梯次的賑災義診工作。

母親節過後的第二天，我正在大林慈院，了解人醫會（註）的牙科器材壞損的部分，並分享器材的保養方法，當時接到精舍德融師父來電，第一句話就說：「你把所有的勤務停下來，趕緊整理送往四川的救援物資。」於是和其他師兄交接後，立即搭高鐵回台北，全心準備賑災的事務。

承擔總務團隊後勤

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賑災是在一九九五年，陸續前往安徽、湖南與內陸各地。不論大陸或是海外，這十幾年來，從國際賑災中所獲得的經驗，深深體認到行前必須要有萬全的準備。

事先我都會到西藥房準備一些胃藥、暈車藥、感冒藥、喉糖和拉肚子的藥等等；另外在救災現場，因為經常必須扛著重物搬運物資，難免會有筋骨痠痛的情形，所以一定要多準備這類常備藥。生活用品方面，考慮到災區經常沒有水可以洗手，這時濕紙巾就會發揮它的功用；而大家常用的文具如剪刀、美工刀、筆和釘書機等，也會一一準備齊全。

另一方面，必須考量賑災區域如果同時設立幾個定點時，我會把物資打包成若干等份，讓各定點負責總務的師兄方便領取與攜帶。



總務組提供賑災行動的物資所需，任務就是要將一件件裝滿愛的行囊運載出去。

總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分類物資，在災區每天都必須清點和補給，常會占用睡覺的時間，這次當然也不例外。四川賑災團在第一、第二梯次出發前，我便在台北協助打包和整理所需要的配備、藥物、食品、熱敷包等等，只要前線一有需求，我就依照本會的指示，接手物資清點和打包，這些工作雖然極為繁複，但上人說：「勇於承擔，樂於配合。」用心就是了！

還記得以前在打包的時候，總是捨不得用膠帶固定，因為只能使用一次，很浪費資源；但是如果用塑膠繩捆綁，又不是那麼的美觀，因此我常會準備麻繩和董軍繩來打

包。我們經常需要快速打包上百箱的物資，同樣的動作與力道，使得雙手破皮紅腫，有時痛到手都快握不起來。累積多年經驗後，現在已經研發出打包時使用的魔術帶，不但方便許多，也比較有整體感，這些都是慈濟人的智慧巧思。

這次參加第三梯次賑災團，出團的前一天在關渡人文志業中心集合，雖然一般航空公司有限重標準，但已放寬到每位團員可攜帶三十五公斤，大家都會自我要求，將個人行李精簡在十二公斤以內。並且在集合地點過磅，這多出的二十多公斤，就可以捐出來，多帶一些藥品和物資。

如果托運的行李和物資超重，我就會拿一些師兄捐的小行李箱，把超重的部分拆裝，分配給團員們當作隨身行李，到了當地再彙整，這一切都是為了節省運費，每一個環節都是愛的集合，希望讓每一分錢都花在災民的身上。

剛要去的心情是複雜的，雖然已經去過南亞海嘯的亞齊和印尼日惹地震的災區，兩地災情都很嚴重，但是這次前往四川，心裡還是會有些緊張。可是只要一想到這是上人要我們去的地方，就不擔心了，只要當下認真用心，盡好自己的本分，做該做的事情就對了！

五月二十六日終於出發了，飛機降落成都機場後，行經之路，所見都是前所未見的慘況，原本的天府之國，成了斷瓦殘壁、哀鴻遍野的人間煉獄。災區現場都被夷為平地，災情真的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

地震過後，正逢當地農忙時期，爲了來日有好的收成，大人們白天依然忙於農事；耕作完才有時間陸續整理殘破的家園。這時期的四川，天氣不穩定、變化多端，有時剛出大太陽，一會又下起傾盆大雨。我心裡真的很難過，捨不得村民日曬雨淋，負責香積的師姊也非常辛苦，在洛水二小熱食站，我趕緊找了村民過來幫忙，請他們到鎮上去買材料，合力搭建遮雨棚。

有時缺了物資用品，我也會向鄉親借腳踏車，騎著它到街上去找，或是請鄉親帶我到市集去採買；有時候在我還來不及開口問價錢之前，一旁的鄉親就會跟老闆殺價：「算便宜一點，再便宜一點，他們是來幫助我們的……」

餐盒裡裝滿愛的滋味

希望將所有物資都能善用，我們爲災民準備了十萬個環保餐盒，從第一回發放時，志工就向鄉親說明餐盒的用意，剛開始重複使用率非常低，因爲

他們一早出門上工，不習慣帶出門。這在發放熱食時造成一些困擾，慢慢溝通之後，鄉親終於能夠了解，這是爲了不讓居住的環境造成髒亂污染，也能節約能源、爲了子子孫孫的生活品質著想，所以一定要重視環保，重複使用環保餐盒來打飯。

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只要打飯時間一到，八十六歲的老和尚總是第一個到達，而且手上都會拎著十來個餐盒。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問：「您打那麼多便當是幫誰打的呀？」原來老和尚三餐都以水果果腹，這些都是專程爲鄉親打的；爲了要讓他們能在農忙之餘，有時間整理梁垮牆塌的家園，雖然拄著柺杖，走路不方便，也堅持要盡一分力，替鄉親們打便當。

在我幫忙老和尚提起便當的那刻，才發現它是這麼的沉重！看著老和尚佝偻的身軀，內心湧起了一陣感動，一路上鼻頭好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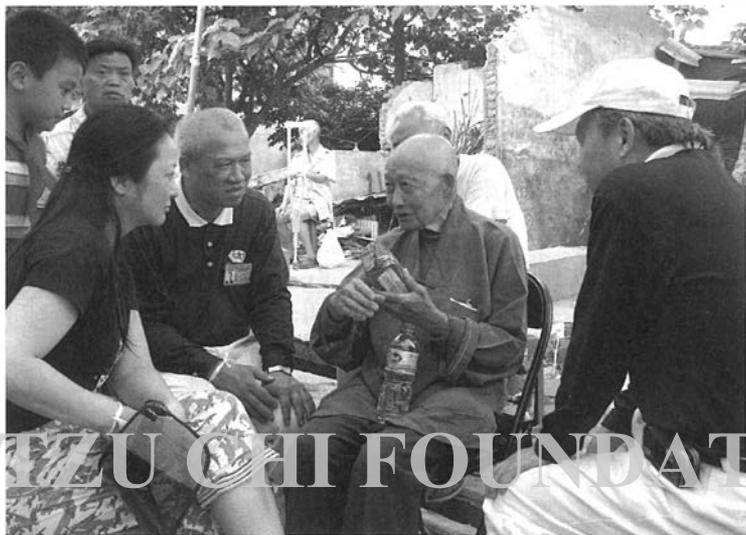
老和尚對於志工們的所作所爲，非常感激，常常拉著師兄們的手，又是感恩，又是祝福，他深切地祝福所有慈濟人，一輩子平安。一場地震，讓鄉親對生命有了新的體悟，他們說：「凡事不須爭，不必動氣，因爲人呀！兩手一攤時，啥都沒了。」就如上人所說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只在呼與吸之間。」

愛的力量善的循環

鄉親們對醫生非常信任，在醫療物資缺乏的地區，一旦有醫生出現，就非常開心。他們對醫生非常信任，對醫囑十分聽從、恭敬。我終於了解上人為何稱醫生為「大醫王」。像是在災區，不但治療病人的疾病或傷口，更重要的是，膚慰了那些驚恐且佈滿創痛的心靈。有的鄉親甚至天天來看病，唯有如此親近醫生，他們的心才能獲得慰藉。

慈濟人將最真、最善、最美的人文傳遞出去。剛開始鄉親們從疑慮到底是真還是假，用時間證明了這一切，慈濟的人文關懷，融化了鄉親躊躇不前的心，紛紛主動加入志工的行列。就像香積志工每天要準備飯菜的量非常大，所以揀菜、洗菜、切菜這些繁雜的事，都需要人手幫忙協助；而且只要慈濟人走過的地方，必定會帶動鄉親們做環保，呈現乾淨整潔的空間，鄉親不斷地讚歎：「連廁所都變香嘍！」

從慈濟人動手做環保到帶動鄉親們一起做，我們了解他們要的並非只是物資，關懷與尊重才是他們最需要的。許多年輕人受到感動之後，自動自發地動手做環保，將資源分類做得非常仔細，也將所得作為救災的基金，我想這就是愛的力量、善的循環的展現，這讓參與賑災的慈濟人感到十分欣慰，



吳啓明師兄（左二）和花蓮慈院曹汶龍醫師（右一）關懷老爺爺，和他聊家常。

更可貴的是，鄉親也做到了上人所說的知福、惜福、再造福。

很多時候，我們把握機會走到社區裡，譬如到敬老院做關懷。老人們過得很寒儉，用蓑衣鋪在潮濕的地上當床鋪，可以保暖的棉被也很破舊，所以當他們接到慈濟的賑災毛毯時，神情激動地說：「活了一輩子，第一次觸摸到這麼柔軟的毛毯。」口裡對慈濟的感恩聲，久久不停歇。而我們帶來的糖果餅乾，卻被婉拒了；他們希望將這些東西，送給更需要的人，就連我們要幫忙煮熱食，也被院長婉謝，他說：「災民太多，您們去幫助更需要的人吧！」

總務提供賑災團隊行動的物資所需，每一次賑災需要準備的事項，看似大同小異，實際上，

因為國情與民情的不同，行前準備有所差異，甚至發放時的物品數量、義診器材的清點，都必須集中心力、細心觀察，在資深前輩身旁，邊做邊學、用心體會，任務就是要將一件件裝滿愛的行囊運載出去。

此次深入四川賑災，雖然身體很疲憊，但內心卻非常充實，現在回想起在四川和洛水災區的林林總總，體會到身處在台灣我們，真的很幸福。感恩上人讓我參與了五梯次的賑災團隊，讓我有機會再承擔、再學習，因而更成長、更精進！

註：「國際慈濟人醫會 (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TIMA)」目前在全球十一個國家，設有五十八個據點、超過七千名醫護專業志工，形成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全球醫療服務網。人醫會志工們，平日以關懷居住地貧苦患者為主，執行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全科性義診服務，若國際間發生災難，亦配合慈濟賑災行動進行醫療救援工作。

TZU CHI FOUNDATION